

橘 洲

文苑

“雅智教育杯”
2026年高考同题作文秀



责编/范亚湘
主编/戴莹芳
校读/谈梁

投稿邮箱：
cswwbyd@163.com

底气

常正祥

办公室的灯还没熄，窗外的城市已经先一步亮了。路灯像潮水一样漫过楼群，把夜色冲成一片暖金色。主管拍了拍我的肩，说：“这次项目能啃下来，真的是靠你和你们这群年轻人的底气。”会议室里响起掌声，同事们笑着看我，我低头笑，心里却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——原来“底气”是一种精神和力量。

一年前，我刚进公司。那时我连Excel的宏都不会设，汇报时视频制作呆板无趣。主管皱眉，客户摇头，我自己也心虚。那一次项目结束后，我下决心报了个电脑培训班，每晚啃着面包赶课。地铁上背理论，等红绿灯时刷教程，深夜回家，常已是十一点。有一个冬夜，风刮得人脸疼，我裹紧外套抬头，看见满街灯火通明，写字楼像一座座发光的岛屿，居民楼里万家窗格亮着，像无数个正在发生的故事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些光不是照在街上，是照在我心里——它们告诉我，有人在努力，有人还没睡，而我，也不能停。

那时我才明白，底气不是天生就有的，是你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像砌墙，一块砖一块砖地垒，垒到足够结实足够高，风就吹不倒了。

想起更小的时候，体弱多病的母亲常喘着气，对别人叹息说：“我这小子啊，自小就底气不足，没办法啊！”那时，“底气”这个词，还只是一个关于健康的词语。后来，上学了，父亲常对我说：“不好好读书，你就没有底气，在同学里就站不住脚。”那时我不懂，只觉得读书是为了考试，为了不被骂。直到有次班级辩论，我因为资料准备不足，被同学问得哑口无言，站在讲台上，脸红得像关公。那天回家，父亲没说话，只递给我一本旧字典。我翻着翻着，忽然懂了——原来，“底气”代表的是：当你开口时，知道自己有话可说；当你站在人群里，不必低头躲闪。

后来我读历史，看中美竞争的新闻。芯片、贸易、科技封锁……忽然懂了父亲的话，也懂了主管的表扬。一家企业的底气，是核心技术；一个国家的底气，是自主创新。华为遭到无辜制裁时，任正非说：“没有伤痕累累，哪来皮糙肉厚。”原来，底气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熬出来的。就像我学电脑，从零到能带队攻关，中间是无数个深夜的灯火，是无数次想放弃又咬牙坚持的瞬间。

今晚下班，我又走在同一条街上。灯火依旧，只是我不再匆忙。风从街的那头吹来，带着些惬意，我却觉得脚底生风。路过一个小店，店面外坐着一个小男孩，正拿着一本书在大声朗读，那琅琅的书声，多像一串清脆的铃铛。我忽然想起母亲那体弱多病，气喘吁吁的模样，也想起父亲用粗糙的手递给我字典的样子。他们都没读过大学，也不懂得所谓的AI、芯片之争，却用最朴素的话，教会我“底气”一词的真正含义——它不是炫耀，不是傲慢，而是当你面对未知时，心里有数；当你站在风雨里，脚下有根。

万家灯火中，我走得很快。我知道，前方还有更多项目，更多挑战，但我不再害怕。因为我知道，底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，而是藏在深夜的灯光里，藏在翻旧的笔记本里，藏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的倔强里。这满街灯火，也许每一盏都是一个正在努力的人，每一盏都是一个叫作“底气”的词。

由长沙晚报社文体科创新闻中心主办，长沙雅智教育培训学校协办的“雅智教育杯”2026年高考同题作文秀收到了270多篇稿件，时间虽短，但不少作者精准审题，发挥才情，所思所想、所感所悟跃然字里行间，让这次高考同题作文听得见“声音”，看得见“画面”……今特刊发部分佳作，以饷读者。

复兴

陈军

头。父亲笑了，说：“你点头点得太快了。”

为水，则绵延深长；为山，则巍然耸立；为日，则光芒万丈照四方；为月，则“滟滟随波千万里”；为星辰，则不仅璀璨银河，更要点亮宇宙。但这些话，是后来十八岁的我才觉得美不胜收的。当时我只想回家吃西瓜。爸爸讲着复兴，在六岁的我看来，不过是甜甜的西瓜汁罢了。

十二岁，复兴是来自月宫的那一抔土壤。

小学六年，我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给我讲的那些我似懂非懂的有关复兴的话，我知道要复兴，我得努力。

小学六年，是我拔节成长的六年。课堂上我积极地举起幼苗般的小手；课堂外孜孜不倦地阅读航天书籍，甚至硬啃根本读不懂的《时间简史》。我很拼，将书籍翻成翩翩起舞的蝴蝶；我很拼，将用过的笔芯垒成茂密的树林；我很拼，将做过的试卷叠成与我身体等高

深耕

潘文

时，我并不明白，为何耕田一定要翻得这样深、这样细。我只看见了土地上劳作的辛苦，却完全看不懂“深耕”二字背后藏着的坚守与智慧。

外公犁田的认真，在当时的在我看来，只是老一辈人的固执。

后来父亲教读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，说到“深耕易耨，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”这句话，我又想到外公所言，便幡然醒悟。是呀，若百姓不能深耕田地、勤于农活，又谈何衣食安稳、修养品德？

年岁渐长，走出乡野，辗转生活与工作。当我再回望田埂上犁田的身影，重读“深耕”二字，我的心境与眼界又已全然不同。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才慢慢明白，深耕其实是一种沉心做事、固守本心的生活姿态，是时代洪流里，每个人都该守住的一份定力。

经历了这样的人和事，我越发明白，无论做什么，踏实深耕，才是最稳的路。

从事教师培训工作这些年，我见

力量

程岳华

这是一辈子与湖水博弈，淬炼出的坚韧风骨。

午后暖阳洒进堂屋，八十多岁的爷爷坐在檐下修补渔网。他的指节粗大变形，青筋盘绕如老树虬根，手上动作却依旧利落娴熟。我问他，这些年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？

他手中梭子飞快穿梭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最实在的，就是看病不再难。从前你爹发高烧，我握着划子赶往镇上，抵达岸边时人几乎冻僵。如今堤顶公路直通村口，骑摩托车二十分钟就能到集镇。我这咳嗽老毛病，在村卫生所做雾化治疗，方便得很。”

他说得云淡风轻，仿佛只是闲谈琐事。我却恍然懂得：这双曾与风浪殊死搏斗、为生计奔波劳碌的手，如今能安然度日，是因为一股更磅礴的时代力量，稳稳托住了寻常人家的烟火。民生向好，便是万家幸福最真切的模样。

洞庭湖畔最深刻的蜕变，就是守护好一江碧水。告别竭泽而渔，转型之路虽有阵痛，却也是万物新生的开始。日复一日的付出有了回报：湖水日渐澄澈，多年不见的麋鹿、天鹅又重回湖畔。村里顺势发展稻虾共作，开办乡村民宿，乡亲们

编者按

一如树的年轮刻写岁月的递进，词语的意义也在我生命的土壤中渐次生长。“复兴”这颗种子，从六岁的嫩芽，到十二岁的青枝绿叶，到十八岁的青葱参天——但这个过程，并不是每一次都长得顺理成章。

六岁，复兴是闪闪发光的北斗。2014年的春天，我快要结束幼儿园的生活的时候，爸爸和我在门前种了一棵春天树，他说：“十二年后，看你和树谁长得更高！”懵懵懂懂的我，知道爸爸是要我快快长高、长大。那年秋天，月华如水的的一个晚上，知了却依然唱着夏天的歌谣。父亲带我到操场观察北斗七星。他说：“你牙牙学语时就喜欢看星星。现在你成了小学生，我告诉你哪七颗是北斗……”我望着北斗星出神，他又说，以北斗命名的导航系统成了全球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。他问我：“你以为中华民族的航天复兴，已经是‘会当凌绝顶’了吗？”六岁的我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只是点

人活一世，有很多词语，都是慢慢读懂的，比如“深耕”。

每年，春耕一到，田里就热闹了。每日天刚蒙蒙亮，外公就牵着老牛，扛着犁耙往水田走。外公犁田从不肯敷衍。别人图省事，犁得浅，走得快，几趟下来草草收工。可外公不图，他总是说：地犁不深，根就扎不稳，庄稼长不旺，一年的收成就没指望。

于是他弓着微驼的背，一步一顿，一圈又一圈，田中间、田边角，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小块空地，他都要仔仔细细犁。我蹲在田边的老树下，看着他日复一日重复着单调的动作，心里满是不解：明明可以偷些懒，他为何非要这么费力？

在孩童眼里，深耕不过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。

年少的心，当然是向往热闹与轻快，哪里耐得住长久的寂寞？做事浅尝辄止，遇到难题便想绕着走。学书画、弹钢琴都是半途而废，很少愿意沉下心把一件事做深做透。那

前不久，我回了趟洞庭湖老家。湖区垵子地势低洼，最怕汛期。从前每逢雨季，那道低矮的土堤便是全村人的心病。爷爷年轻时睡觉从不脱衣，手电筒常年压在枕下，随时准备起身扛沙袋固堤。他总说起一九五四年溃堤的凶险——那晚，他扛了上百个沙袋，肩头皮肉磨烂，嘴里叼着手电筒，满口都是铁锈的腥涩。

而今，旧土堤已然改造成厚实坚固的防洪堤，“守护好一江碧水”的标语随处可见。爷爷识不得几个大字，却深谙其中道理：“水好了，日子就好了。”

秋风漫过芦苇荡。我站在观鸟台上拨通爷爷的电话，手机信号满格，听筒里传来他洪亮的嗓音：“看见那艘巡邏艇了吗？日夜守着这片湖哩！”我望着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，久久出神。坚固的堤防、畅通的信号、坚守的船艇，岁月的安稳从来不是凭空降临，这是时代发展赋予水乡最踏实的底气。

从前回乡的路泥泞不堪，一脚踩下便陷到脚踝。小时候我不慎摔进泥坑，爷爷蹬着齐膝淤泥将我扶起，笑得豁达：“湖区的伢子，哪能怕泥？”那时我不解，他为何总能在风雨泥泞中稳稳立足。后来才明白，

2026年湖南考生作文(全国一卷)题目

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，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。当前，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。青年是常为新的，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？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，对你有特殊的意义……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？请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：选准角度，确定立意，明确文体，自拟标题；不要套作，不得抄袭；不得泄露个人信息；不少于800字。

知道

旷蝶

我知道我已经知道得不少了，我也知道还有许多我不知道。

曾记得被母亲逼着背唐诗，总是磕磕巴巴背不流利。有时断断续续，含糊不清。有时上一句脱口而出，下一句却像是被什么卡了喉咙似的，急得面红耳赤半天吐不出来。我只是知道机械性地死去硬背那些平仄对仗的句子，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意思。背诗真是件极其痛苦无趣的事，我的内心充满了敷衍与抗拒，似乎住着一万个不愿意。

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，王翰的《凉州词》我就背得特别顺溜。尤其喜欢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那句。因为我知道葡萄，也知道美酒，夜光杯虽然没见过，但我想应该类似于我的那些涂满荧光粉的玩具，能在暗处发出幽幽的光，很美的。还有琵琶我也是知道的，邻居家有个仙女姐姐用手指轻巧地推拉吟揉琵琶，将一曲《夕阳箫鼓》弹得婉约缠绵，令我好生羡慕。哪像小小的我，只知道爱吃、爱玩、爱漂亮。

待到上学后，在课堂上学习《凉州词》时我才知道，之前那些知道并不准确。葡萄和美酒是不能分开的一种酒，夜光杯压根不是玩具，而此琵琶也非彼琵琶。我不仅会背这首诗，还知道它的注释和译文，考试答题绝不会出错。我想，那时我应该算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好学生，有着像野草一样生长的蓬勃求知欲，一如驰骋原野的快马，纵情奔赴每一处未知。每收获到一处知道，得意得都会叫人只差忘形了。

干脆

许立君

橙子皮厚，指甲掐进去，汁水溅出来，一股清气直冲鼻孔。我很少吃橙子，就因为这份麻烦——要剥皮、撕掉白色筋络，要小心别让汁水喷到衣服上。整个下午，我只想懒懒地读几页书，不愿被一个橙子缠住，于是干脆不吃了，将它丢回果篮里。

干脆，这个词有意思。它对我来说曾是一个语气词，经常猝不及防地从母亲嘴里蹦出，表示某种决绝的态度。母亲说：“你干脆别去了！你干脆把好吃的让给弟弟！……”干脆后面跟着的，通常不会是什么好话，而是一种带着强制的必然选择。我那时觉得，这个词是灰色的、硬邦邦的，像冬日里被冻硬的土地，踩上去咯脚。

读的书多了，渐渐发现许多让人赏心悦目的事物或者场景都有一股干脆意味。譬如，汪曾祺写花：“梔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梔子花说：‘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管得着吗！’”这痛痛快快不就是干脆么！不扭捏，不造作，该什么样就什么样，着实干脆得可以。

不论生活中还是书里，仿若只要够干脆，就能撬动人最深沉的情感。陶渊明写诗闲适自得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自笔下跃然而出，十个字干脆利落，却蕴含无限意趣。鲁迅写他的后园：“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劈头一句如奇峰突兀，让人感受到凛然不可侵犯的干脆。又如朱自清写父亲爬月台、买橘子，写他望着父亲的背影流泪，语言干

再次品读早已烂熟于心的《凉州词》，我已可算作一个亭亭玉立的人了。吟着诗中那短短28个字，莫不让人泪眼潸然，眼前仿佛出现一群刀口上舔血的将士在绝境中狂歌痛饮，片刻欢愉中藏了多少悲怆？我不知道那些所谓置生死于度外的旷达是不是被逼无奈的选择？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没有走位，但我为自己曾经那不明就里的无知和形而上学的麻木切实感到羞愧，有一些悔意，也有一些迫切。

“知之为之知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或许我还有好多不知，这是真的。可那匹叫作“求知欲”的快马依然在我脑海里加鞭喀嗒向前，它穿过一望无际的原野，翻过一座又一座山，有一股使不完的气力。当然，有时也会生出望山跑死马的无力与茫然：仿佛那些知道就在眼前，伸手就能触得到，不承想却是错觉，其实还离我很远很远。岁月流逝，我知道得越多，早已没了过去收获到知道后的那种得意了，只是越发觉得自己是多么无知，多么渺小。而无知与渺小又促使我策马扬鞭，去追逐那些更遥远、更渺茫的知道。

庄子曰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”我不知道这一生还能与多少个知道幸福相遇，我也不知道是否能真正知道那些不知和难知的知道，然而，青年是常为新的，我这颗渴望探索未知的心，恍若欢畅的小溪，永远都不会停歇！

净，留白干脆，余韵令读者久久不能平静。

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也在一段时间内打动着我。雅舍分明是间陋室，“风来则洞若凉亭，雨来则渗如滴漏”，换别人早该怨天尤人了，梁实秋却干脆地用一句“篴墙不固，门窗不严”写尽破败。他又撒下寥寥数语让陋室生出雅意：“看山头吐月，红盘乍涌，一霎间，清光四射，天空皎洁，四野无声，微闻犬吠，坐客无不悄然。”月明之夜，陋室可亲，干脆的文字把月光下的寂静与清明呈现得格外动人。他写月光竟是“助我凄凉”，不过干干脆脆的四个字，孤独全在里面了。

画家论画：“以少胜多，以简驭繁。”为人为文何尝不是如此？斩断枝蔓是千锤百炼后的干脆，更是在复杂世界里去伪存真的清醒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把那个橙子从果篮里拿了出来。这次，我安安静静地剥皮，撕筋络，一瓣一瓣地吃。汁水还是溅到了手上，但我不再觉得麻烦。我替母亲叮嘱自己：“要么干脆不吃，要么干脆好好吃。”我选择了后者，陡然生出一种爽快。

成长大概就是这样吧，对词语的理解在变化，对生活的态度也在变化。以前觉得干脆是放弃，是决绝；现在觉得干脆是选择之后的心安理得，是经过思考后的笃定。它可以是一篇文章的节奏，也可以是一种人生态度。

窗外有鸟鸣，干脆地穿透午后的寂静。我干脆地打开书，翻到折角的那一页，继续读。